

甕
牖
間
評



11849

甕
牖
間
評

袁
文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褒牖間評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寶牖閒評目錄

卷一

五十三條

卷二

五十一條

卷三

四十九條

卷四

五十條

卷五

五十四條

卷六

五十三條

卷七

五十四條

卷八

四十八條

臣等謹案彙編開評宋史藝文志馬氏經籍攷及晁公武陳振孫諸家俱未著錄惟李燾續通鑑長編攷異內間引其書明代文淵閣書目亦有此書一部一冊而均未詳作者時代永樂大典散載入各韻中者亦但標書名不題撰人姓氏今攷袁燮絜齋集有所作其父墓表云先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幼喜讀書不汲汲于科名而惟務勤學有雜著一編曰彙編開評又燮集載其曾祖知隨州曾祖妣石氏臂痛其祖延醫修佛及其父諸軼事皆與是編所紀相合則此書爲袁文所撰無疑也其書專以攷訂爲主于經史皆有論辨條析同異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爲精審凡偏旁點畫反切訓詁悉能剖別于毫釐疑似之間使學者確然得所依據洵足爲小學指南至其旁及近代典故事實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書所未備雖其間徵引既繁不無小有訛誤而大致該洽實與王觀國學林項安世家說並稱攷據家最善之本惜其在宋世已罕流傳迄明遂佚藏書家至不能舉其名又文之子燮孫甫皆有傳在宋史而獨不及文其行事亦幾不可攷今幸文之是書及燮之絜齋集尙俱在永樂大典中得以從沉埋剝蝕之餘復加釐訂排次成編使其姓名學問不致終沒于來世亦可知顯晦之自有其時矣書中論說無所不備計所輯四百餘則條目頗爲紛雜今略依類詮次

分爲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等類。四卷專論小學。五卷論詩詞、書畫等類。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宮室等類。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等類。而以雜論因果怪異及自記之語終焉。俾讀者循覽易明。庶可爲攷鏡之一助云爾。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 庶子 臣陸錫熊

侍讀 臣紀昀

纂修官 庶吉士 臣彭元琬

夔牖閒評卷一

宋 袁 文 撰

雲字從天從雲省。故易曰：雲上于天。雲字不從而也。今人作需字乃從而蓋篆文天字與而字相類。後之作字者失于較量。各從其便書之。其誤甚矣。五經文字云：需音須。遇雨而不進。從而非也。匡謬正俗以溺爲休。休乃是沈溺字。溺又音而灼切。其水不能勝鴻毛。蓋弱水也。夫弱水弱字。尙書只作弱字。不知後加水點者又何據也。

匡謬正俗載：武成往伐歸獸。獸字作𧢲字。且云：字林𧢲音火救切。人之所養也。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即可言歸獸。既是牛馬。當依𧢲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呼爲獸也。如此。則是古本原作𧢲字。想因唐明皇改爲今本。尙書時未究𧢲字之義而增益之也。今其下亦云：本或作𧢲。許救切。益知古本作𧢲字無疑矣。

忍字藏刀于心。是能忍也。書君陳必有忍。其乃有濟。

書顧命篇：一人冕執銳。蘇東坡書解云：銳當作鈎。是也。銳本非兵器。書旣誤作銳字。而著書者又妄云銳矛屬。竟音以稅切。其誤抑又甚焉。

說文：叢水長也。從永羊聲。引詩云：江之叢矣。然則漢廣詩中永矣永字當作叢字。不知何故後改爲永字。

詩、匍匐救之。救字可音居尤切。蓋自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四韻皆是平聲。而此救字卻只作如字。乃陸德明之失也。詩補音引三略。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又引周武王盤銘。與其溺于人。寧溺于淵。溺于淵。尚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是矣。

柏舟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又。善善者莪。詩云。善善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東山詩云。親結其裾。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詩中用儀字極多。補音云。儀。有牛河切合音。莪字是也。今觀尉卿衡方碑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此儀字本是莪字。今竟作儀字。然後益知古儀字皆可作莪字用。補音之言。信不誣矣。

桑黷。卽桑甚也。氓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註。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泮水詩云。翩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黷。懷我好音。此黷字亦當作平聲。但借字耳。補音以其不在韻。故遺。余獨證此黷字。既叶林字。音字。則與甚字同音。樞字無疑也。又五經文字。甚。音示枕切。桑實。見魯頌。黷與甚同。然氓詩自有甚字云。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五經文字不引此甚字。乃引魯頌之黷字。何耶。

萱草。豈能忘憂也。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者。諼。訓忘。如終不可諼兮之諼。蓋言焉得忘憂之草。而樹之北堂乎。背。北堂耳。其諼字適與萱字同音。故當時戲謂萱草爲忘憂。而註詩者適又解云。諼草令人忘憂。後人遂以爲誠然也。如嵇康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二者。止與千載之下作對。若謂其實。則無是理矣。今人作文下字。能用古者。則爲有據。成佳作。雖古人亦爾。詩云。有狐綏綏。蓋本塗山人歌云。綏綏白狐。九

尾龐龐。此禹娶塗山時歌。詩人乃用其綏綏二字也。

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註云。摻。七紺反。音憾。余謂摻音憾極是。蓋彌衡漁陽摻。古歌邊城晏開漁陽摻。亦當音作憾字。以下句云。黃塵蕭蕭白日暗。暗字與憾字甚叶。不可作他音。僧孺既以摻字音憾字。則詩摻執手者。亦當音憾字無疑。徐陸二家音七鑒。所鑒切者。皆非也。

詩補音。明字有謨郎切。如雞鳴之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是也。韓退之詩云。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湘。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此詩用明字。亦當作謨郎切矣。

世有孌惜細兒之語。陟帖之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季少子也。母以少子行役。其心眷眷。然而形之語言如此。此正所謂孌惜細兒者。不獨今人爲然。古亦有之。

詩載弄之瓦。人多以瓦字不叶爲疑。或云。此瓦字乃是尿字耳。古文與瓦字相類。而小不同。乃絡絲之具。其意則是。但未知果然否也。

奚斯未嘗作頌也。詩所謂奚斯所作者。蓋廟稱。揚子法言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固已誤用。後觀資古紹志集。載太尉楊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碑石于墳道。則又承揚子誤焉。

禮三十曰。壯有室。而家語載孔子十九歲娶于宋之升官氏。而生伯魚。然則禮經蓋舉其大略耳。西京雜記云。櫻桃。含桃。乃二物。禮記月令載。羞以含桃。漢孝惠緣此原廟薦櫻桃。如此卻只是一物也。鶯桃只合作此鶯字。蓋此果多爲鶯所食。而又曰含桃者。亦爲鶯所含故耳。玉篇別出一櫻字。已是妄作。又

出一格字云。今謂之櫻桃。豈以又名含桃。而復出此格字耶。此尤可笑者也。

春秋星隕如雨。杜預註云。如而也。星隕而雨也。而如固通用。第恐雨時天上未必有星。今觀唐臨淄王平國難之時。唐史載是夜天星散落如雪。則星隕如雨是亦散落者乎。故余謂如字不可盡訓爲而字也。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恐無是理也。春秋時。楚師伐鄭。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暮有烏。乃止。又晉與齊戰。諜者云。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夫大軍屯駐之地。豈復有烏鳶耶。以二諜者之言攷之。則知田單未必能致烏鳶矣。

理李二字。古通用。初無異義也。周語云。行理以節逆之。管子云。黃帝得后土而辨于北方。故使爲李。以二書攷之。則知左氏傳中用行李字。或作理。初無異義。李濟翁資暇錄。辨左氏傳行李作行李。謂李字乃古使字。其理爲甚當。前未有此說也。王觀國學林乃云。古文字多矣。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余謂濟翁所說李字。蓋出于玉篇山字部中。載之爲甚詳。觀國作學林。多引廣韻。玉篇以爲證。獨不知李字何也。

衙。許慎說文音語。無他音。楚詞云。道飛廉之衙衙。衙衙。行貌。亦音語。以是知衙字後作牙音者。其出于唐人改牙爲衙字之故歟。左氏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衙字亦當音語矣。而陸德明不音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呼爲牙字。不知前代只音語。而失于稽攷也。使左氏傳可作牙字。則許慎必不只音語。而不爲牙字矣。然則使後世轉爲彭牙者。其德明之過歟。

諺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故蘇東坡作老饕賦然杜預註左氏傳云貪財爲饕貪食爲饕按饕饕一獸耳其爲物食人未盡還自齧其軀山海經所謂狍鴞者貪食則固然矣恐未必貪財杜預乃分貪財貪食爲二事未知何據

古寧甯二字通用既曰通用則甯字可作平聲寧字可作去聲惟人名地里則不應如此要當歸一可也史記酷吏傳有寧成而漢書乃作甯成漢書地理志有廣寧縣而晉書乃作廣甯郡如此等類註家合攷其人名地里若是寧字則寧下不須音矣卻于甯字處下註云甯讀與甯同若是甯字則甯下不須音矣卻于甯字處下註云甯讀與甯同如此庶幾後世知其合是寧字或甯字其音讀不至差錯也豈可不爲區別而猥云寧甯通用也耶余嘗怪左氏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羊傳乃作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而陸德明因鄭氏註禮運云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乃云左氏傳作寧字公羊作甯字各依音讀如此卻是二人則已爲可笑又賈生過秦論云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廣註云或自別有此人不必甯越也初不知寧甯二字通用而妄爲此論此尤可笑者也

挑戰挑字左氏傳與漢書皆作上聲音今匡謬正俗挑字乃音他彫切恐誤

黃朝英作細素雜記載淮南子云鄢陵之戰陽穀進酒于子反而說苑乃以爲穀陽班固古今人表又以爲穀陽豈然當從淮南子爲正余謂朝英爲誤朝英獨不記左氏傳何也左氏傳云穀陽豎獻飲于子反當從左氏傳爲正

左氏傳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字疑是蔡字。蔡大龜也。龜之動必先縮其足。蓋有衛之意。且其性最靈。則不可謂無知也。若葵焉得有知乎。

夷庚地名也。見左氏傳。因杜元凱註云。往來之要道。後世遂以往來之要道名夷庚。故東哲補亡詩云。蕩夷庚。物則由之。是矣。

補註韻中。新添一棋字。引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奕棋。然韻略自有碁字。卽此棋字也。只合于碁下註云。亦作棋。卻引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又何別出一棋字耶。

漢儒記鄭子產之事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之。左氏傳乃云。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左氏傳云。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羽。案。羽。左傳作雞。此蓋誤懷杜註爲本文。郈氏爲之金距。所謂季氏介其羽。蓋用甲以蔽雞之身。庶不爲金距所傷也。前輩作文。多借字。故司馬遷以芥易介。其義則同。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有擣芥以擣其羽之說。非所以介其羽矣。而高誘註呂氏春秋。乃曰。鎧著雞頭。夫鎧著雞頭。則與介其羽全別。高誘不引左氏傳爲證。而妄爲解說。未知何所據也。

左氏傳。一个註。一个單使。或者改一个爲一介。非也。若可改。則又弱一个焉。亦可改爲一介乎。

左氏傳。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臭。蓋其氣耳。非不香也。易曰。其臭如蘭。月令。其臭香。豈謂不香耶。若分臭與香爲二物。香者爲香。不香者爲臭。非也。

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此二句。蕕可作又音。而不音則非也。蕕字本是平聲。而可音又者。如太玄聚首。

鼎血之猶九宗之好。好有許候切。則猶字當音又字矣。臭字本是去聲。而可音抽者。以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有房尤切。則臭字當音抽字矣。

惟維二字。古通用。唯字亦然。書中盡用惟字。詩中盡用維字。各從其便。故詩中維此文王。左氏傳乃作唯。此文王字雖不同。而其義則同。正義謂今王肅註詩及韓詩作唯。此方且致疑于其間。彼蓋不知詩中盡用維字。初無他義也。

詩云。其會如林。正書所謂紂率其旅若林者也。許慎說文不合。將會字作旂字解。以爲軍中機石。乃攻城之具。遂使陸德明音會作古外切。爲旂字。至魏晉以來。造雲旂。翔旂。飛旂。連旂。竟以旂爲軍中機石。而不知其誤。自許慎說文。誤解會字爲旂字。而然也。夫旂者。旂也。乃大將所執之旗。左氏傳云。旂動而鼓。是也。今若以會爲軍中機石。則旂動而鼓。作何說耶。又況旂字從人。从字可施于機石乎。而五經文字方持兩可之說。云旂者。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追敵。此之謂旂。或又云。旂也。大將之麾是矣。岐說如此。將何以取決乎。

萬者。蠟也。萬者。十千也。二字之義全別。萬字之不可爲万字。猶万字之不可爲萬字焉。惟錢穀之數。則懼有改移。故万字須著借爲萬字。蓋出于不得已。初無他義也。其餘万字。既不懼改移。則安用借爲哉。余嘗觀左氏傳云。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又云。宋萬弑閔公于蒙澤。恐是其名萬。須著用如此寫。若畢萬之後。必大。本是此万字。誤借爲萬。何以知之。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苟非此万字。何爲有盈數之

言以至詩書中如萬邦爲憲無以爾萬方萬福攸同萬民是若用万字處甚多皆誤借爲萬字耳如以万可借爲萬字則四方亦可借爲肆方五行亦可借爲伍行乎以是推之二字之義不可以借昭然矣

春秋書螽只曰螽詩以螽斯名篇猶是借本詩之二字其間往往有如此者豈可云言若螽斯斯乃是助辭與苑彼柳斯蓼彼蕭斯之斯同此序詩者之失也遂使後世竟以蕭爲蕭斯而不悟如揚子雲法言云頻頻之黨甚于鵠斯者皆詩序有以啓之爾又法言于鵠斯斯字復添一鳥字不知何義遂使唐韻斯字門復添一鵠字云此鵠鵠之鵠若斯字可添一鳥則柳斯蕭斯當復添何字殊可笑也只恐是後人誤添爾若子雲自作此字則當時問者又何以從其奇字耶

洽倫古之能樂人也因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洽字改爲伶字後世遂以洽爲伶其誤已久矣而左氏傳云洽人也乃是其注又云樂官依字作伶其誤抑又甚焉若王介甫解伶字乃云伶非能自樂也非能與衆樂樂也爲人所令而已此又似乎穿鑿

詩補音云馬字有某音滿補切引左氏傳辛廖之占曰震爲土車從馬爲證故擊鼓之詩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馬字乃某音也野字有豎音上與切引左氏傳童謠云鸛鵲之羽公在外野爲證故東山之詩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野字乃豎音也學林新編辨詩中下字陸德明釋音多音作戶字然有不可者遂疑擊鼓東山二詩馬字與野字不叶而不知詩補音馬字有某音野字有豎音則知二詩下字皆可以音作戶字無疑矣

字書。拏乃都切。妻子也。帑它罔切。金帛所藏舍也。此二字初不相干。因毛詩常棣篇樂爾妻帑。借用此帑字。故左氏傳宣子使夷駢送其帑。及爾以帑免。史記向使二世除去收帑汙穢之罪。漢書盡除收帑相坐律。皆借用帑字。而廣韻玉篇見諸書如此。遂竝以帑字亦音乃都切矣。

學林云。檀弓杜黃自外來註云。杜黃。或作屠蒯。左氏傳昭公九年膳宰屠蒯人釋音。屠音徒。余案。杜與屠乃二音。惟姓與名。當專一音。不可以呼二音。本是杜黃。殆假借爲屠蒯耳。學林所言如此。余以爲不然。蓋屠者乃屠宰之屠。由蒯之上世。常主屠宰。故其後爲屠蒯。屠非其姓也。如所謂巫咸之巫。師曠之師。巫咸之先世爲巫。遂稱爲巫咸。師曠之先世爲師。遂稱爲師曠。與屠蒯之事同也。檀弓乃改爲杜黃。卻是假借用字耳。豈可反謂左氏傳假借屠蒯而爲之耶。

旦字從日從一。一者地也。日初出在地上。則爲旦。故孟子云。坐以待旦。左氏傳云。旦而戰。月令云。昏參中。旦尾中。古詩亦謂將旦羣陰伏。皆日初出之謂。而或者不知。乃以日一爲旦。謂初一日也。此說誤矣。又有以日下一爲旦。此說尤誤矣。

魯臧孫紇與叔孫紇。紇字音恨發切。世多是之。今攷漢書云。秦復得志于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注云。齟音蠅。齬音紇。正孟子禮記所謂胡齬者。是紇與齬同音無疑矣。不必音恨發切也。

左氏傳載逢丑父。逢字陸德明無音。千姓編乃歸在逢字門下。與逢蒙同。如此當讀作龐字。德明失音也。而孟子逢蒙逢字。亦與左氏傳同。孟子音又云。逢從牟下江切。以此知不獨德明失音。而二經皆當從牟。

皆誤從爭矣。非獨此也。左氏傳楚人謂乳穀。穀字德明音奴口切。然穀無乳義。廣韻去聲穀字乃后切。又去聲穀字如豆切。皆云乳也。蓋左氏傳合作穀或穀字。初非穀字。日久流傳之誤。亦如逢字之與逢字矣。匡謬正俗云。孝經仲尼居。居當音據。則知詩鵲巢維鳩居之居字。合音據字。而陸德明失音也。

香樹類藁謂熈真子錄以不佞爲不才。非也。乃以佞爲諂佞之佞。亦非也。惟洪慶善解論語以佞爲口辯。此說極爲得之。公孫丑云。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而獨遺仲弓者。以仲弓無口辯也。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答以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佞非口辯而何。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及其將長衛侯。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則不佞非無口辯而何。

洪慶善解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也。春秋雖不書。然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公居于長府。則是魯已嘗作長府。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失之矣。慶善又云。長如字。今人多作上聲讀。然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作如字無疑。

蔡邕石經論語云。是魯孔丘歟。曰。是曰。是知津矣。今本論語。于上曰。是下卻多一也字。

多。祗二字通用。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一本多作祗。余固疑之。後觀服虔解左氏傳。祗見疏也云。晉宋杜本。祗字皆作多。又張衡西京賦云。炙炰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案。文選西京賦作清酤。注。廣雅曰。多

也。此卽引爲多字。恐誤。何晏景福殿賦云。絕如宛虹。赫如奔螭。南岨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二多字如此押。益知多祗二字。古通用無疑。

韻略送字韻內闕字。音胡貢切。注云。闕聲。彼謂孟子鄒與魯闕。註作闕聲。故如此說。然闕字之義。初不是闕聲也。夫孟子之所謂闕者。乃闕字。亦音胡貢切。此闕字乃闕聲爾。

今人言治行二字。蓋出于漢書。鄭當時傳云。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亦孟子所謂治任之意歟。

孟子云。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余謂異於白之下。當用一點。下句之首。仍添一白字。當作異於白。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下白字疑脫誤致然。今復添一白字。然後其意始明矣。